

在三门峡山参加散文学会的年会。秋风秋雨吹打，满山断枝败叶。冷飕飕的，人也提不起劲，发言都呈郊寒岛瘦状。

第二天放晴，太阳很亲热，朋友们就去游函谷关。函谷关原为军事要塞，只因为老子在这儿留下了《道德经》，一下子成了文化圣地。《史记》载，老子要出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，强为我著书。”真应该感谢关尹喜（其实，据郭沫若考证，“喜”为动词，义即“欢喜”，汉代人误认为是这位关长的名字（见郭沫若《青铜时代·老聃、关尹、环渊》。鲁迅小说《出关》中也沿袭旧说作关尹喜，郭沫若小说《柱下史入关》里却只称关尹），要不是他执意留下老子著书，诸子百家就少了一家，中国哲学就少了一派，中国和世界就少了一份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，同时，函谷关也就少了甚或没了文化支撑。不知为何，自古至今，似乎从未有人为关尹喜评功摆好。旅游者千里万里地去游函谷关，大都是为凭吊老子。老子死了2700年，依然大象无形地存活在我们中间。五千言《道德经》，被后人解读了2700年，仍有说不完的话。今人王蒙读老子，读出了巨著《老子的帮助》，举出六大帮助，后面还有“以及其他”。王蒙说：“他帮助我们智慧、从容、镇定、叛逆、深刻、宽广、耐心、宏远、自信、有大气量、有静气和定力。”真够多的。区区五千字竟如精神原子弹，能量大大大大（主张“无为”的老子，让人后大有可为，也为研究者创造

了饭碗，一代代的专家们“吃”他，而且这资源不像矿山、油田一样会“吃”枯竭——这几句是题外话）。我却傻想，那么多人解读老子，是越研究离他越近呢还是越远？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一说便俗，一说就错，说的那些话很可能成了“歪批三国”，成了“六经注我”。王蒙就承认他的书是“歪打”，“或有罪书燕说之讥”。

散文

函谷关

周同宾

先看见一块露天摆放的巨石，方不方圆不圆的，下面粗砺，上面光滑溜溜，说是老子写《道德经》时的“书桌”。我绕石三匝，越看越觉得这东西不当不成写字台，坐旁边够不着，站旁边不舒服，何况那时没有硬笔和纸张，写文章只能拿羊毫笔蘸墨，写在或者用刀刻在木札竹片上。年迈的老子在此处绝对写不出五千精练文字。这石头却被尊为“灵石”，宣传说摸一摸可以祈福，作家摸一摸还可以获得灵感。于是乎游人争相去摸呀摸，石面被手掌掌弄得滑腻而锃亮。在一幅照片上，我看见诗人贺敬之也伸出写过《回延安》、《三门峡歌》等名诗的右手，在石头上摸着，满脸自得的笑容。接着就去登函谷关。关门左右两洞（有洞无门），均可并排出入两部卡

零的一座关，四面无遮拦，关也关不住，挡也挡不住，何用？我问导游，她向远方一指：“原来在那儿。”那里，连绵的山岭中间断了一截，好似一个“凹”字。对了，函谷关真应该筑在那个豁口中。那地方，或许曾留下老子所骑青牛的路印。距函谷关不远，有太初宫，场面宏大，殿宇轩昂，门前大大的铁香炉里，成捆的高香冒出一股股青烟，像一把把扫帚在空中扫啊扫。介绍说，这里即是“老子故宅”，写《道德经》的地方。佛寺道观见的多了，各处都是千篇一律。我没进去看，想里面当然恭敬的是老子，此时此地，他已是道教的祖师爷太上老君。我就想，老子和释迦牟尼、耶稣基督绝然不同，释、耶二位苦苦说法传道，信徒众多，于是就创

立了宗教，自然成了教主。老子“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”（司马迁语），只不过写了上下两篇短文章，何曾号召众人信他，跟他？张道陵于东汉时期创立道教时，才把老子抬出，摆上至尊地位。可以说，老子是被被动地当上了道教的最高神位。千百年来，长眉白髯的太上老君整日被烟火熏燎，被蜂拥而来的信或不信的香客、游客膜拜、搅扰，“虚度极静笃”的老子，岂能消受得了？

尽管想些不合时宜的问题，但游一游，还是蛮高兴的。那组美轮美奂的建筑物雄踞于广袤的荒原上，辽阔的蓝天下，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。

回家后翻看，始知老子经过的西周的函谷关，2200年前就被西楚霸王项羽烧掉，汉、魏、隋、唐以降直到民国时期的函谷关，均不在此处，也均已不存。我们所游览的，是今函谷关，钢筋水泥撑起的当代函谷关（“故居”、“书桌”之类，也是今人为他摆弄的）。此关绝无军事意义、政治意义，纯属旅游设施，只是景点，并非古迹。牵扯上老子，也算顺理成章，毕竟老子和“函谷关”三字有所关联。文化一旦被旅游“拿来”，难免会被戏说，被改写，被消解，被假托（我没说被篡改）。这情况，所在多有，别处或许更甚。君不见连西部门庆、潘金莲都有“故里”了吗？

旅游就是玩嘛，玩个痛快就好，不必较真儿。一较真儿，没了思古之幽情，多了心理的别扭，何必呢。我太迂，也太愚。

大雪无痕

任崇喜

这个大雪季节，这里依然没有下雪。说到大雪，最容易想起一句诗，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。小时候的冬日，经常看到雪。飘然而至的雪，裹住了人的全身，裹住了房屋、田地、道路、河流——红妆素裹，分外妖娆。一觉起来，忽然发现天地一片圣洁，叫人有些不忍心下脚。屋檐下，树枝上挂满冰凌，光秃秃的树立在雪地里格外干净，让人兴奋得简直想放歌。在北方的冬日，让人们铭刻于心的是两种花：雪花和梅花。雪花是北方冬日的念想，雪是北方冬日的煽情物。雪来时不需任何的铺垫，只是洋洋洒洒地呼应着你的期待。置身那一片白中，你会自会通身纯净、神清气爽。只是在这暖冬季节，一个个暖洋洋的日子给了我们太多的舒适和温柔，不知这冬天的精灵蓄谋已久的身影何时来临。

好在还有梅。“一剪寒梅傲立雪中……” 枝桠间爬满了花苞，每个花苞都饱胀着，仿佛随时要盛开。在百花凋零的隆冬里，梅香带着凛冽的寒风，顶着漫天的飞雪争奇斗艳，不用绿叶陪衬，仍然风姿绰约，花开万千，香飘云天。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宋代诗人林逋，人称和靖先生，隐居杭州西湖孤山，终身不做官、不娶妻，以种梅养鹤为乐事，自认梅为妻，称鹤为子。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官到浣花溪。”在以花著称于世的锦官城，能将陆翁陶醉如今，可见梅之魅力。难怪，他回到家乡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后，又写下这样的梅花诗：“闻道梅花圻晓风，雪堆遍野满山中。何方可化身千亿？一树梅花一放翁。”踏雪好

寻梅，是古人的雅兴，现在能这般浪漫的已不多了，不过不要紧，只要有那种意境就行了。世界上有一些东西，是不受时间控制而存在和消失的，譬如品质，譬如精神……

作为文人骚客，下雪的日子，许多事情是可以做的，譬如饮酒、品茶，譬如吟诗、绘画，或者眺望与怀想。但有人是没有这样的福分的。宋神宗元丰初年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谪授黄州团练副使，名义上是地方军事长官，实际上每日家庭开支只能在“一百五十钱以内”。友人马正卿向知州申请把50亩城东旧营地拨归苏轼耕种，得到允许后，苏轼开始了躬耕生活，二十多口家眷的吃饭问题总算有了着落。但住处仍成问题。他发现东坡的一侧有座长满蒿草的废弃菜园，就申请以此作为房基，建筑住房。正房在大雪中落成，定名“雪堂”，苏轼亲笔题写“东坡雪堂”匾额悬挂在迎面。或许，苏东坡也认为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他把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进行了一番改写：“归去来，谁不遣君归？觉从前皆非今是！”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历经宦海沉浮人事沧桑的苏东坡，想来此时深得禅的真滋味。

又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。“豹头环眼”的他，与夫人三年“未曾面红耳赤，半点相争”，对他人能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，对不平事虽“怒目而视，有欲要发作之色”，却在关系自身时一味地“唾面自干”，直至成为末路英雄。这位叫林冲的人，连金圣叹也喟叹：“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只是太狠。”“那雪下得正紧”，是水浒里林冲风雪山神庙一节中最后的一句话。作为《水浒传》里不多的清醒着的人物之一，林冲一生的忍辱，凄凉，无奈，一切的一切，就这样被卷进了风雪中。人的命运有时候或许真是一条不归路，哪怕是我不想走，漫天风雪都要推着你去下走。走过去，回头看看，不禁会赞叹一声：好大雪，大雪无痕。



（国画）

李义水

书架

《我读2》

尚蕾

《我读2》是基于凤凰卫视中文台《开卷8分钟》而来的，它由学者梁文道主持，何亮亮、吕宁思、马鼎盛等主持人侧身其间。每天以八分钟时间介绍一本新书奇书，文学、历史、科学、财经、商业、宗教、人物传记等无所不包。以最有效的方式探究思想精髓，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个迥异奇妙的书中世界。本书用最简洁直白的方

式，从作者、写作背景等方面，向读者多角度地呈现一本书的内核。主讲人对每一本书都经过了消化打磨，最后形成了中肯的评论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沉稳客观地把各种思潮、社会文化热点传递给读者。主讲人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，1988年开始撰写各类艺术、文化时评，并参与文化及社会活动。而何亮亮是凤凰卫视评论员、国际问题专家，侧重研究中国外交、军事、俄罗斯和东北亚事务等。他们将以思想家的眼光，与你一同品鉴那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！



家乡的小河（国画）望友

哪个时代都有“灰姑娘”

谢挺

或许更多的考虑受众，中国喜剧大多是爆米花电影，粗野，有生殖力，这是银幕，下面的观众大笑之余还能大快朵颐。好像与欧洲喜剧电影从立意到效果都有极大的不同。《我配不上她》讲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故事。本来门当户对是全世界都通行的一条情感，尤其是婚姻准则，但也有相当部分违背这条准则，于是种种磨难因此而生，来考验那些喜欢挑战约定俗成的人士。柯克是匹慈堡机场运输部门的一名保安，他最好的几个死党也是他的同事，他们整天混在一起，不分彼此，肆意地谈论各自的隐私。柯克无疑是其中被修理得最厉害的，因为他一直梦想着和前女友玛妮重修旧好，而势利的玛妮却利用他的性格弱点，享受着她的家庭、父母，包括冰淇等除开他的一切。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保安，一个偶然的机缘却结识了一位天仙似的美女，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。这种貌似天仙般的组合，不仅柯克自己意外，就是他的几个朋友也忍不住“敲打”

他，他们坐在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，轮番轰炸柯克的热情。柯克的家人也用呆若木鸡的静场来欢迎这个意外降临的女孩。有意思的是，长期在柯克家混吃混玩的玛妮，突然间发现了柯克的好处，而对他重新发生兴趣。莫莉的女友却置柯克和柯克交往的动机——是不是柯克不会伤害她？总之一片怀疑，甚至我猜测导演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太自信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。当然，电影最终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经过多次反复打击的恋人终于走到了激情时刻，柯克发现莫莉的脚有些小毛病，这反而让他高兴，因为这一缺陷让他们变得接近，莫莉也看出这一点，于是反问他是否太过自卑……最终导演还是要解决两者貌似差距问题，让他那些外在表象——忽略，而强调柯克的善良与对爱的真诚，这一切当然是从柯克的朋友嘴里说出的，而向来像寄生虫一般的玛妮也打算与柯克走到一起。柯克所有的死党都反对他这种逆来顺受的消极，他们鼓动他与莫莉联系，甚至用权力让飞机滞留。终于，我们看到了两人忘情拥吻的大团圆式的结局，很开心，有情人终成眷属……

事出有因

吴万夫

民领我们爬树掏麻雀窝的那年，我十岁，他十四。十四岁的民在我们孩子当中自然成了“群龙之首”。在村东的禾场上有一棵参天刺柏。在刺柏的杈丫上有个麻雀窝。这天，民在刺柏树下，很上“领袖”地对对我们说：“现在我要爬上刺柏掏麻雀窝，你们在树下一定用布衫兜好，甭让鸡蛋打碎了。”我们抬眼瞅刺柏上的麻雀窝。鸦雀窝蓬蓬大大，在杈丫上随着微风的吹拂，摇摇欲坠。民是第一个敢上刺柏掏麻雀窝的人。我们都为它感到欢欣鼓舞。民便束好裤腰，系好鞋带，朝手心里“呸呸”唾两口唾沫，然后舒舒双臂，捷如猿猴，“噌噌”几下爬上刺柏杈丫。民被我们用充满钦佩的目光一直送到树梢。民在树梢上晃悠悠悠，宛若寒风中的小鸟。民的每一举一投足都极为小心翼翼。有几次，民投着民的指尖够住了鸦雀窝，但又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我们都为民捏了一把冷汗。后来民的手终于伸进了鸦雀窝。民从鸦雀窝里抓出一团棉絮似的羽毛。民便把杈丫晃悠悠扔下。树下的我们，早就伸开衣襟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，随着羽毛纷纷的落下还有一条蛇！那是一条花花绿绿的蛇。在

我们幼小的年龄里，根本没有更多知识判断它是一条怎样的蛇。我们只知道很多人被蛇咬过后的痛苦，因此每每谈蛇色变。那天，当肉坨一样滑冷的蛇“扑嗒”一声摔在我们脚下时，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只有眼尖的一个孩子大喊一声“蛇！”我们才如马蜂窝被人捣了一棍，“轰”的一声四处炸开，叫的叫，逃的逃，根本忽略了还在树上的民。民乍还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正顺着树干往下爬，下到半截，忽然看见有一条蛇，昂着头，张着粉红色的口，吐着红色的信，正如扭曲的软剑一样，向上直刺而来。民惊叫一声：“打蛇！”可我们愣怔在那里痴傻了一般，没有一个去去打那蛇。

危急中，民纵身一跃，跳下树干。民脚踩碎性骨骨折。过后，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条不咬人的蛇，我们这里俗称“汗蛇”。据说，当盛夏夜我们熟睡的当儿，它还专门爬到床上去舔我们脖颈上的汗呢！再后来，民的脚就一直有医治好，成为永久性的陈旧性骨折。每当见到一瘸一拐的民，我们都痛痛。痛痛之余，我又深切希望民能原谅我们，假如那时民抓的是一只老鼠而不是一条蛇，我们就会勇敢地冲上去把它扑打下来，民的今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。

去找一份高报酬的工作，不然很快就要养不起他们了。但我又放不下医院里的那些病人。”

就在快到五点的时候，110警车开进了精神病院，一个垂头丧气的警官押着瘦子和那七个精神病病人从车里出来。他们八个病人大踏步走进病房号楼，浩浩荡荡，脸上却是压抑不住的欣喜——他们回家了！

“好，好好……” 萧白说话都结巴了，连连点着头。我第一次看到冷静的萧白说话这么结巴，我知道他为什么结巴，那是高兴的。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能有这么一个负责的市政府，他们并没有推卸或者逃避责任，而是原原本本地将他们送回了精神病院，给予强制医疗。

精神科医师

李林麒



萧白看呆了，警官垂头丧气地指了指后面的八个宝贝：“这群家伙不知道怎么了，集体去砸了市政府宣传栏的破璃，还把市政府大闹了一通。市长都快气疯了，但无论问他们什么，他们都只有一句：我们是精神病病人！”

“萧医生，你有他们的病历证明吗？”警官问。

“有！有有！”萧白赶紧去将他们的病历都拿出来给警官看。警官看完了无奈地点了点头，“那我不再送回去，直接放你们医院了。按我市肇事精神病病人的规定，他们属于强制医疗的范畴，我们会负责申请划拨相关的治疗费用。”

“好，好好……” 萧白说话都结巴了，连连点着头。我第一次看到冷静的萧白说话这么结巴，我知道他为什么结巴，那是高兴的。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能有这么一个负责的市政府，他们并没有推卸或者逃避责任，而是原原本本地将他们送回了精神病院，给予强制医疗。